



裕固族图腾图案：神鹿。神鹿腾空跃起象征裕固族的腾飞发展

裕固族

在甘肃河西走廊的中部，雄伟的祁连山北麓，居住着历史悠久的裕固族。人口共有14378人（2010年），主要聚居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酒泉黄泥堡地区。

裕固族自称“尧乎尔”“西喇玉固尔”。历史上曾被称为“黄番”“黄头回鹘”“撒里畏吾”“撒里畏兀儿”等。1953年，经协商，取与“尧乎尔”音相近的“裕固”（兼取汉语富裕巩固之意）作为民族名称。



裕固族的帽翅像鸟的翅膀



裕固族人在织手工粗布“褥子”

回鹘的后人

裕固族，源出唐代游牧在鄂尔浑河流域的回鹘。9世纪中叶，回鹘汗国因内受大雪天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执，外受黠戛斯族袭击而崩溃，部众分途西迁。其中一支迁至河西走廊的沙州（今敦煌）、甘州（今张掖）、凉州（今武威）一带，史称河西回鹘。851年，沙州回鹘张议潮领导沙州各族人民起义，驱逐河西吐蕃守将，归附唐朝。后来，河西回鹘攻占了甘州城，立了可汗，所以河西回鹘又被称为甘州回鹘。875年，回鹘遣使入贡，唐赠绢万匹。到了10世纪，甘州回鹘逐渐强盛，后建立政权，同中原王朝一直保持密切联系，以甥舅相称。11世纪中叶，西夏与河西回鹘发生战争，甘州回鹘政权崩溃，成为西夏附庸。宋神宗熙宁元年（1068年），回鹘使者又来朝贡。1227年，蒙古军攻灭西夏后，河西回鹘被蒙古人统治。从11世纪中叶到16世纪，是裕固族逐步形成的重要时期。在长期历史过程中，河西回鹘的一部分同周围蒙古、藏、维吾尔、汉等民族长期相处，互相融合，逐步发展形成一个共同体。

元末明初，明朝先后在关外设立了几个带有军事性质的“卫”，统治各族人民，裕固族也被置于“卫”的统治之下。后来，明朝将关外诸卫迁入关内安置。裕固族也东迁入关，在肃州附近及甘州南山地区定居下来。东迁入关是裕固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。至今，裕固族民间还流传着关于东迁的传说。“走过了千佛洞，穿过了万佛峡，酒泉城下扎营帐。沿着山梁走上那高高的祁连山，望见了八字墩辽阔的牧场。草绿花香的八字墩草原，变成了裕固族可爱的家乡。”这首历史民歌大致反映了裕固族东迁的路线和经过。

史载五代各朝和北宋政府所需战马，主要从回鹘购买。甘

州、西州回鹘每年都不止一次以进贡名义送马匹到开封，五代或北宋政府都“估值回鹘”，付以价款。

明崇祯元年（1628年），在今张掖西南设立梨园堡，派兵驻守，作为统治裕固族人民的据点，并曾发给裕固族大头目管辖草原的执照。

清初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占据南疆并威慑甘青西部，迫使祁连山地区的裕固族（清代称“西喇古尔黄番”）向其纳税称臣。1696年（康熙三十五年），清朝消灭准噶尔蒙古主力，裕固族归附清朝。为了加强对祁连山地区的统治，清朝将裕固族划为“七族”，分封部落头目，赐给世袭职衔。

民国初期，裕固族地区分别由甘州镇守使和肃州镇守使管辖。1931年以后，马步芳的青海军队控制了河西走廊中部和西部。1942年以后，国民党河西各县政府开始在裕固族地方编查户口，设立保甲。在国民党“分而治之”的政策下，裕固族聚居区被分割得四分五裂，裕固族地区由此陷入长时间的纷争之中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，裕固族地区长期实行封建部落制度。到民国时期，清初的裕固族7个部落分化为10个部落（又称“家”），即大头目家、东八个家、杨哥家、罗尔家、四个马家、五个家、曼台部落、西八个家、亚拉格家和贺郎格家。前七个部落居住在东部，说恩格尔语；后两个部落居住在西部，说尧呼尔语。各部落有自己的放牧范围。

据清朝康熙年间颁给“七族黄番总管”的执照，黑河上游的整个八字墩草原都是裕固族的牧地。1959年，甘肃、青海两省对祁连山地区省界进行大调整，八字墩和友爱由甘肃划归青海省祁连县，这里的裕固族“千里大搬家”，迁居青海划归甘肃的皇城滩（今皇城滩）。

据清朝康熙年间颁给“七族黄番总管”的执照，黑河上游的整个八字墩草原都是裕固族的牧地。1959年，甘肃、青海两省对祁连山地区省界进行大调整，八字墩和友爱由甘肃划归青海省祁连县，这里的裕固族“千里大搬家”，迁居青海划归甘肃的皇城滩（今皇城滩）。

据清朝康熙年间颁给“七族黄番总管”的执照，黑河上游的整个八字墩草原都是裕固族的牧地。1959年，甘肃、青海两省对祁连山地区省界进行大调整，八字墩和友爱由甘肃划归青海省祁连县，这里的裕固族“千里大搬家”，迁居青海划归甘肃的皇城滩（今皇城滩）。

帐篷民族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，为适应游牧生活，裕固族以帐篷为主要居住方式。裕固族帐篷是用牛毛或羊毛褥子缝制而成的。扎立帐篷，要选择避风向阳的地方搭盖，多数坐北向南。坐向选定后，先用一根横梁及两根柱子将帐篷撑起来，再用四根木杆和绳子拉成四方形。

裕固族牧民的饮食以酥油茶、糌粑和奶皮子、曲拉（一种粒状奶制品）等乳制品为主。每日通常是三茶一饭，即早晨、中午、下午各喝一次酥油茶，晚上全家人在一起吃一顿羊肉面片或米饭，有时也吃烤馍馍和烤花卷等。

手抓羊肉、肉肠、“支果干”是裕固族最喜爱吃的风味食品。手抓肉讲究吃开锅肉，即肉刚熟便出锅食用，鲜嫩可口。宰羊后，将脖子肉和里脊肉剁碎，拌上炒面和调味品装进肥肠内，叫“肉肠”。把羊肝、肺等内脏切碎，加入炒面及葱蒜等调料，用肚油卷成卷，叫“支果干”。



裕固族姑娘和小羊羔。裕固族以畜牧业为主

小康路上再进步

1949年9月，河西地区解放。1950年，根据裕固族群众的意见和实际情形，决定以梨园河、东柳沟为界，以东的大头目家、罗儿家、四个马家、东八个家划归张掖县，设第11区。以西的八个家、五个家、亚拉格家、贺郎格家属高台县，设第6区。东西海子划属酒泉县祁明区。1953年7月，祁连山北麓各族各界人士座谈会在酒泉召开。经过反复讨论，一致同意成立肃南裕固族自治县（县级）。1954年2月20日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成立，1954年4月，酒泉县黄泥堡民族乡成立。1957年，曼台部落所在的爱友乡（原属民乐县）划归肃南。至此，除黄泥堡外，所有裕固族部落都团聚在自治县的统一管辖之下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，裕固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，生活面貌发生了历史性改变。1998年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成为甘肃省首批跨入小康行列的少数民族自治县。

在畜牧业生产方面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，裕固族畜牧业生产技术十分落后。生产工具很简单，主要有鞭、“浩尔畏”（毛制的2米长的条

裕固族的服饰有自己的特点。男子戴毡帽，穿高领的左大襟长袍，束红蓝色腰带，穿高统靴。已婚妇女戴喇叭形白毡帽（裕固语叫“拉扎帽”），前缘镶有黑边两道，帽顶缀有大红彩结。

春节是裕固族一年中最大的节日。节前要包饺子（用作冻饺）、炸油饼子、馓子等，并有祭祖的习俗。节日期间放鞭炮，点酥油灯，互送哈达、礼品以示祝福。

裕固族民间口头文学非常发达，包括历史传说、民间故事、叙事长诗和民歌等多个种类。民间故事内容丰富，语言生动，流传较广的有《莫拉》、《神箭手射雁》、《珍珠鹿》等。最有名的叙事长诗是《黄黛琛》，叙写了一位年轻姑娘在旧社会包办婚姻下的不幸遭遇。民歌是裕固族人最喜爱的一种口头文学形式，题材非常广泛。

裕固族人民还擅长造型艺术，主要是实用工艺美术。他们在自制的毛口袋、毯子和马绳上编织出各种美丽的图案。裕固族妇女吸取了汉族的刺绣技术，在妇女的衣领、衣袖和布靴上绣出各种花草虫鸟、家畜、家禽等，色彩和谐，形象生动。明花地方的裕固族男子还擅长木雕艺术，他们将生长在沙漠中的梭梭根，依照其原始形状进行加工，刷上清漆，就是一件很有价值的艺术品。

◎TA说民族

马蹄翻动雪花

□妥清德（裕固族）

苍天般的雪山下，是裕固人旋转的经轮。风像翻动经书的手，翻动茫茫草原和森林，也翻动那渐渐远去的马蹄声。

裕固人自称尧乎尔，在古代汉文古籍中被译为“回纥”“回鹘”“畏兀儿”。《突厥语大辞典》说：亚历山大在征服中亚的战斗中遇到了称之为“尧乎尔”的引弓之民，他们的帽翅就像鸟的翅膀。可以想象这是一个能飞的民族。算起来，尧乎尔这个名称存现历史已有2400多年了，但又模糊不清，让它的历史扑朔迷离，若隐若现。

“去吧！去吧！到生长兔儿条的地方去吧！走吧！走吧！朝生长红柳条的地方去吧！”几百年前，我的祖先就是唱着这首古老而沧桑的歌谣，从遥远的西至东至迁到了祁连山下。西至东至已无从考证，但东迁是裕固族历史上的大事件，是一部用血泪和生命书写的灾难史。我时常默默地翻唱裕固族流传下来的民歌，聊以慰藉失散的灵魂。在东迁的漫漫长途，我的裕固族先民扶老携幼，赶着牛羊。途中大雨，畜死入亡。火种灭了，四处寻找。迷失了方向，他们就跟着银雀鸟飞去的方向，一路悲壮地走来。民族迁移是一个历史现象。犹太民族的迁移历史长达千年之久。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迁徙最频繁的时代。民族迁移就是一个族群的集体流浪和漂泊，是无尽的苦难。“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我都在为草原而哭泣。”我从草原深处听到的几首尧乎尔古歌中，都充斥着这样的忧伤和悲凉。

因为裕固族没有文字，我已不会用自己的母语了。上世纪90年代，我操着汉语第一次走进了肃南裕固族聚居区，那里的人们住着古老的裕固族语言，这来自口传身教。在随着季节转场的日子里，歌声像隆河水流淌在身边。在大盆牧场一座白色帐篷里，我们围坐在一起，听着悠扬的裕固族牧歌，吃着大块的手抓羊肉，大口喝着主人敬我的青稞酒和酥油茶时，我的胸一下子裂开了，山谷和草原变得轻盈起来。在红湾寺湿润的街道上，从我面前走过的裕固族姑娘，头戴“格尧则依控”的头饰，挂满红、黄、白、绿、蓝五色珊瑚和玉石小珠穗，像小珠帘一样齐眉垂在前额。她们的微笑犹如盛开的莲花，她们有着适于舞蹈的身体、玉石般的声音。在马蹄寺，我趁着酒意骑上了马背，随着马蹄的翻动、马背的起伏、马鬃的飞扬，我“啊——啊——”地喊叫着。这一刻，我感到了一个马背民族所拥有的一切荣誉与骄傲，我也收获了自己与生俱有的雄壮。我在祁连山中释放了我的声音。

每当金色的哈日嘎纳花盛开在草原上，歌声便会尾随着羊群漫过山坡。旅游的季节到了，美丽的裕固族姑娘穿着艳丽的服饰，笑迎来自各地的宾客。好客的裕固族以草原的胸怀招待他们。草原成了一个没有穹顶的舞台。当月光从草原上升起，我独自坐在清澈的夜色下，仔细倾听那渐渐远去的马蹄声，内心格外地安静。月光漫山遍野洒下来，落在帐篷树青草上，有一小部分落在我的身上，像谁搂着我的脖子。很多时候，我在月光中走出去很远，返回时露水被我遇上了。很多时候，我只想月光里丈量自己的生活。



祁连山下的裕固族骑手



曾经失传的裕固族牛角鼓重返舞台

文化事业百花齐放。涌现出铁穆尔、贺继新、贺中、安吉斯、银杏·吉斯等一批优秀的裕固族作家、诗人、画家和歌舞表演艺术家。

医疗卫生焕然一新。据史志记载，清初裕固族7个部落共有6000余人，到了1943年人口已不足3000人。疫病流行和得不到防治是导致人口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中央政府曾多次派北京医疗队到肃南，免费为各族群众防疫治病，从根本上扭转了裕固族人口下降的趋势。在上级政府和内地省区的大力支持下，裕固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有了长足进步，消灭了鼠疫、天花等疾病，性病、白喉、伤寒、小儿麻疹等一些流行病基本上得到控制。

（摘自《民族问题五种丛书》之《中国少数民族》卷，苗春编辑整理）